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四

宋 蘇轍 撰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隅絶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戸牖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其二

庭方止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

之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為人謀庖椹利朝食皂角木宜食椹

其三

竹林失蓄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虧蔽巳令具刀鑣稍竢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其四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狂鞭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其五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齬齒一完誠未能綴葺聊且爾内修晨夜虞外結比鄰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絶

誰將修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嵇阮醉諠譁

短垣疏户略藏遮翠竹長松夾逕斜游宦歸來四十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畧教扶起猶堪住

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暮口號二絶

六十年來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

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强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

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内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為燈止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
徑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甘年來禄又絶天公尚憐人歲賚禾與麥經
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脉庖厨望餅餌甕盎思麴蘖一春
百日旱田作龜板坼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朱明候
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繼來不違
願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

鉏耒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
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斂何時畢

收蜜蜂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
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留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
布囊包裹鬧如市坌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
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
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

慙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桷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日摧剥陰陽自難救閒居翫草木農圃即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并引

余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竄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賖饑寒之患既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往從諸農夫簞瓢銍艾知以為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為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為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未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其二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牀
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貧鬻否猶未必

其三

偶自十年閒非繼七人作早歲漫云云志大終落落齒
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

其四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粃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

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黄粱

其五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盎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其六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别無安心法但復疑師餽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其七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房見黄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為吕憂

其八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斷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其九

汲汲陷有為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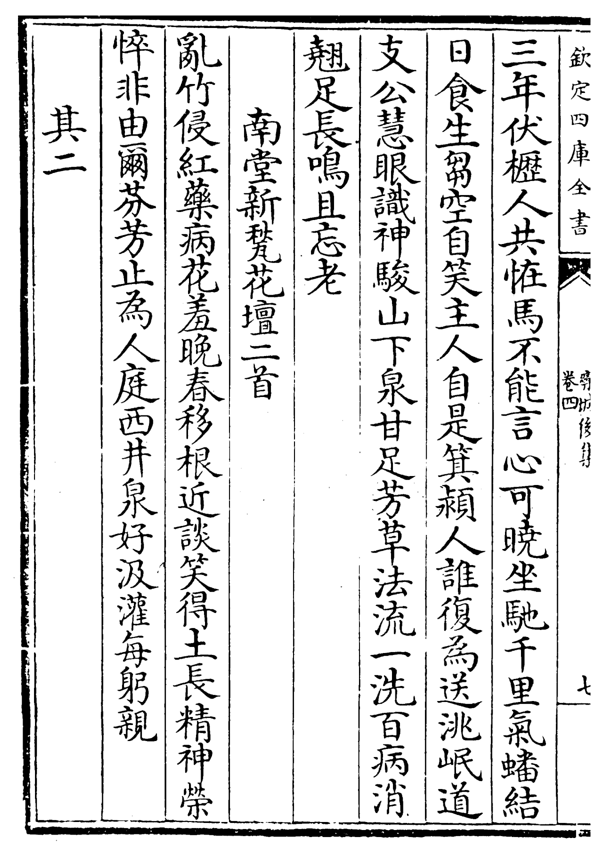
雨病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誰為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夜聞屋山落晝説城闉閉老羸知奈何脾病尤所畏中宵得暴下亭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并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閒放不畜車馬僧悟縁自成都來為予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駟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卻也然馬入吾廄輒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鄰僧道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犇走乃祝之曰俾爾為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為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車何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為致風前烏



三年伏櫪人共恠馬不能言心可曉坐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潁人誰復為送洮岷道支公慧眼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甃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為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其二

老木不忍伐橫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意初無損閑花終自如他年諸草木成就此幽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

西隣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

落葉坡空似飛烏新春未覺廪庾空宿逋暗奪衾裯少

旱田首種未言入敢信來年真食麰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蘖及秋舂秫稻甘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媪喞

喞鳴甕盎啾啾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搦嫌不早病色

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尚

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平生好未出禁酒

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諺有入腹無贓之語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饞涎落盤盂頫淇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堨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甕生醍醐懽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厨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恠杜拾遺斗水寛憂虞

冬至雪

旱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顛風三日發父

老竊相語號令風為節講武罷冬夫幾甸休保甲衆因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暮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頳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閒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

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諳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

鬚鬢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涵澄清

春後望雪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掩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為害老

農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朝看

扶桑暾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柬方伐賣丁夫病

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

憎亦復自無奈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為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未出門油雲裹嵩丘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

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饑渴閉門卻掃但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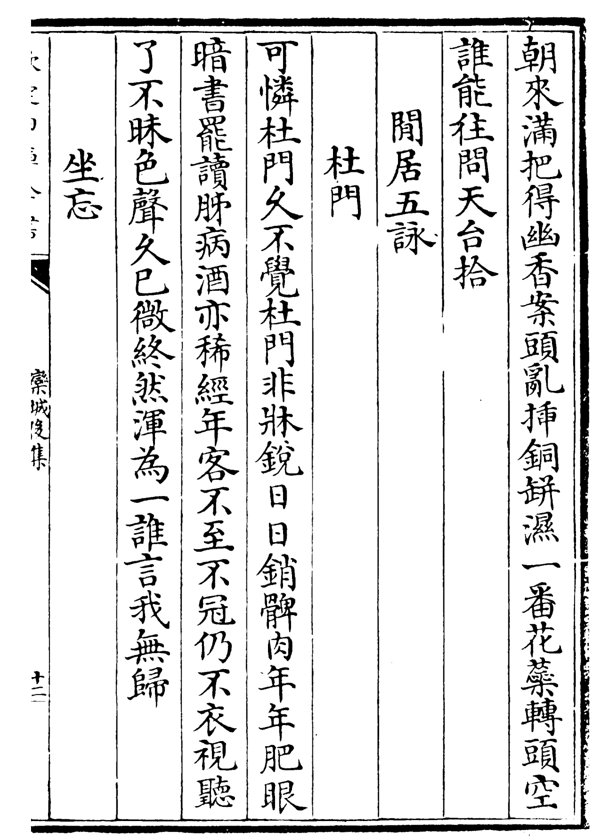
新火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饑饞竈㪚火亦煩昨

日一百五老稺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絜然吐青烟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銒煮寒泉斂為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酴醾

蜀中酴醾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晻曖猶愛未開光的皪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牀空數息


朝來滿把得幽香案頭亂插銅缾濕一番花蘂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閒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眼暗書罷讀脉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視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為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胏納息胏自斂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跏趺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閒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愍然嫠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且眠

移竹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黽勉斤斧餘慙愧琅玕緑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适聯騎往觀歸報未開

戲作

漢廟名園甲潁昌洛川珍品重姚黄雨餘往看初疑晚春盡方開自不忙争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工長老人終歲闗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髙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緑變青陰閉户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薺坐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縈殘夢窓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祖無心僧維覺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慙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鮮安心

偶有茅簷淇水陰淇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

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杜林隣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興吾孫成均來左右皆良朋為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熫燎中林化薪蒸老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巳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以多蠅為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

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茗穎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冰知消冰

築室示三子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

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匆忽忽
三間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窻

緑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窻風細細窺户月斜斜活
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卧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頴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
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羮火入腹

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饞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争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漫煞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晝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為親留讀詩俛就當年説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為學從此文章始自由

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今耆舊識風流伯父仕宦四十年當時號為吏師

蜀人舊食决明花耳頴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言之戲作

秋蔬舊採决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葉因君説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忍略存古栢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歲期

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往
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疏户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
已覺高軒慙衛賜可憐黄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閒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悟
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
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髙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
怳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畆塲功作東家社酒香分
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勸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裡重陽酒適從臺無䫆飲啜不濡口秋
嘗日巳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搴庭菊將秀金徽

火猶壯未可多覆觴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輕巾漉糟脚寒泉養甖缶誰來共嘉節但約隣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哀朽他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

其二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遥憐四海同

中秋陰晴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且盡樽中渌高眠聽雨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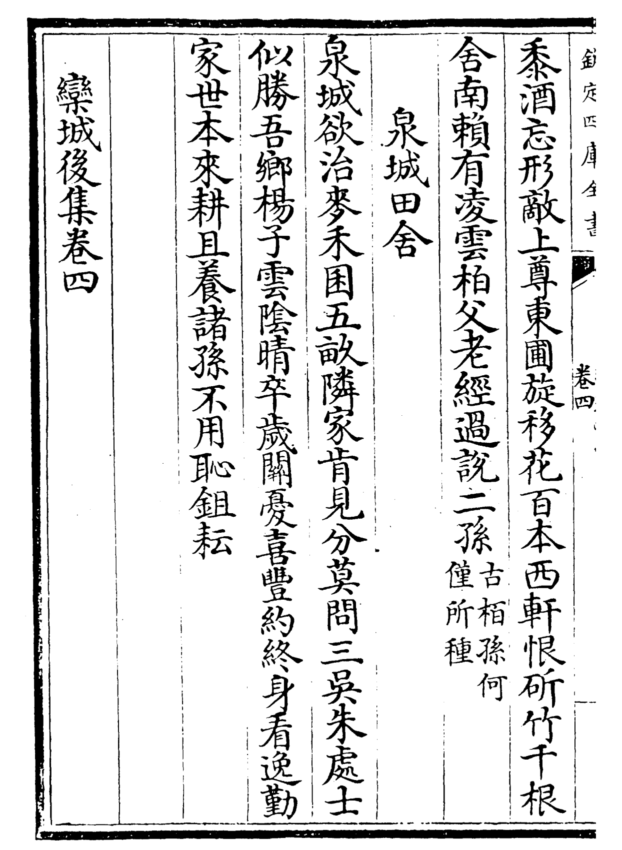
白髮蒼顔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虚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黄門終年閉户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黄花旋遣折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節酒滴牀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浮雲卷去自無根凡心漫作穎濵傳留與他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欵吾門茅簷適性輕華屋



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

舍南賴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説二孫古栢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

泉城欲治麥禾囷五畝隣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士

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

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恥鉏耘

欒城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五十 集部

欒城後集卷五

宋 蘇轍 撰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

然靜一六為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
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揺髪脱失足隕墜南海之
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横騖
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内觀燕坐終日維
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髙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
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巖究如石斯
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
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

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皷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壓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强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并引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

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俛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顔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卻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内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廛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游䡾自閉於牀下息眇綿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為于深憂解刀劒以買牛拔蕭艾以為疇逢累而行捐車捨舟獨

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説之糾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為留歳云徃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廪之億秭知春壟之耘耔視白首之章皷信稚子之書詩若姸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川擇勝亭詩并引

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

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翰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宮
若縶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
釜鬵後鑿匽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
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
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纒毳韋內輯貂鼬美
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櫵食肉飲水雨雪
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陬今我柰

何横自絪繆翼為華堂湧為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兹士夫汎焉周流如鷰巢春知不期秋脩椽高棟徙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頳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依民曰公來庶幾無愁乎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予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遥檻穽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人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為觀成於窻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

多削迹抜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鰕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蓺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羇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厥

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於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顧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為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闕乘其嬴載耒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為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皋取足南畝后稷為烈夫豈一手斲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繭衣則可冀藥餌具

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為之先寘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為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賛

老聃新沐晞髮於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為吾纆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溫肅肅者

將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頼之而况吾身乎温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祿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賛 并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為答予即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頷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

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賛之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為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為老慈慇黒闇可名為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繐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賛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悮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

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并引

子瞻在黄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嚴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渇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是

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為降魔設

夢齋頌并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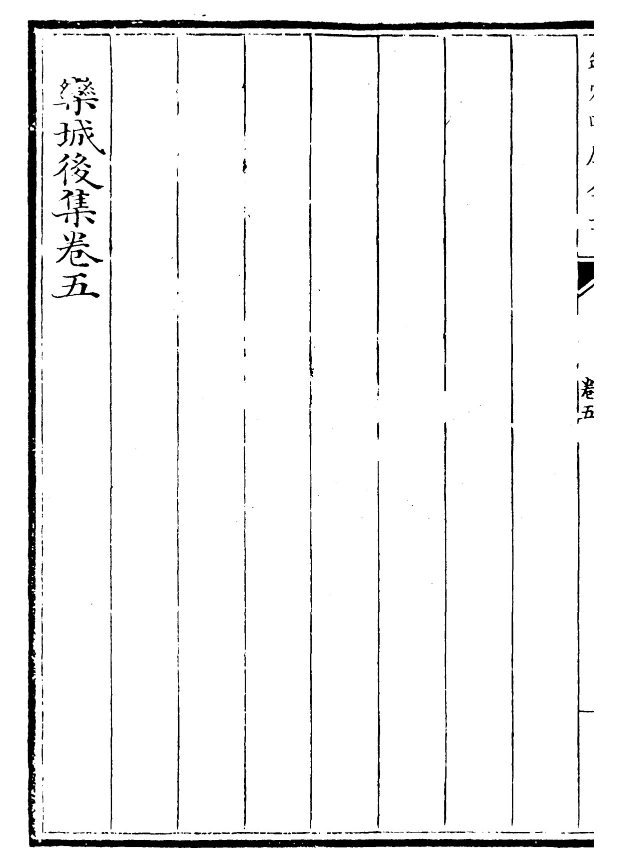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遽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并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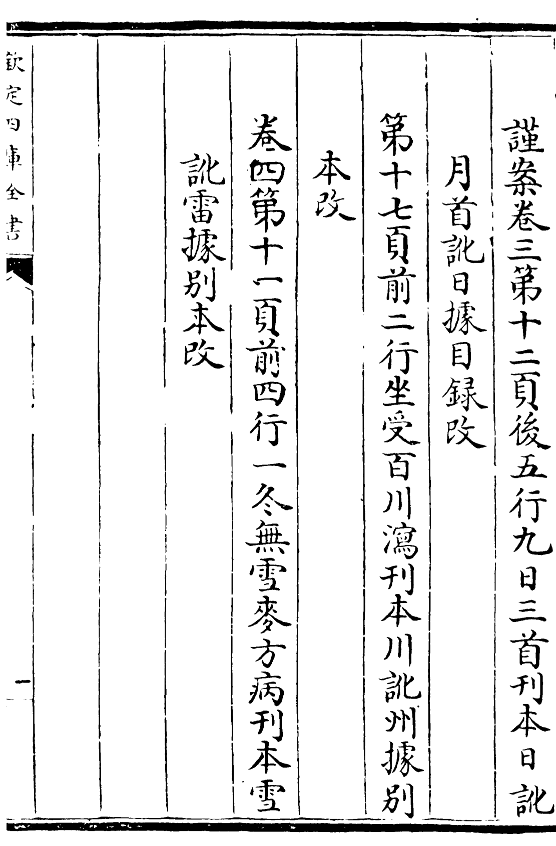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黄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蜕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子間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為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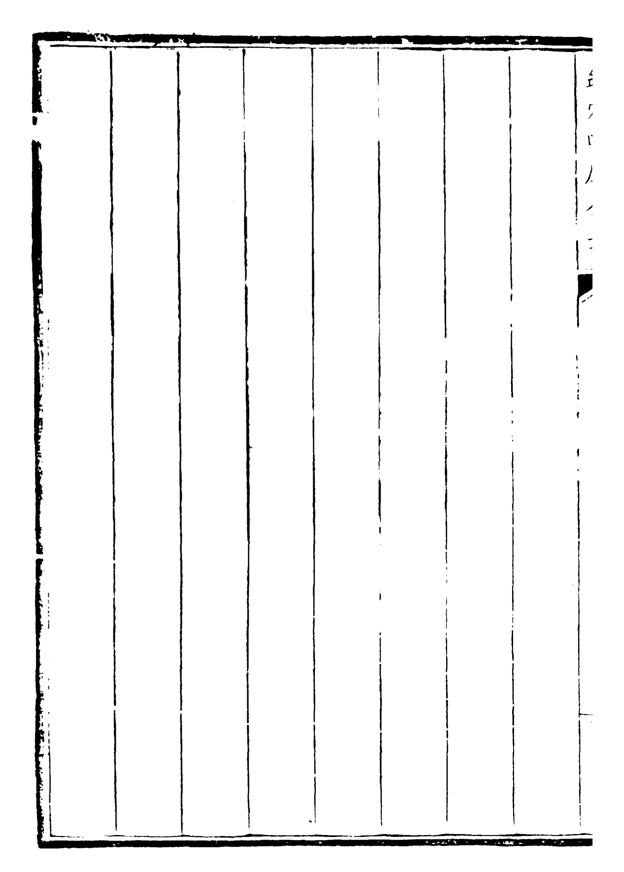
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予若念一一亦念予予不念一一則去予予若得一萬事皆畢饑而念一一與予糧渴而念一一與予漿寒而念一一與予裳病而念一一與予方闘而念一一與予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欒城後集卷五


謹案卷三第十二頁後五行九日三首刊本日訛月首訛日據目録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坐受百川瀉刊本川訛州據别本改
卷四第十一頁前四行一冬無雪麥方病刊本雪訛雷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後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五十一　集部

欒城後集卷六

宋　蘇轍　撰

孟子解二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録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

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兎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

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
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
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
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
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

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

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横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為勇有退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

而莫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為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

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

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

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為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

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廹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

以為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為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為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已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為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為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麤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

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揺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為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

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

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荅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

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

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

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

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敬畏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敬畏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

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柰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

相近也習相逺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逺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逺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

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

柳下恵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餽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

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膰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

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竢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為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為也而寘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

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巖墻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濵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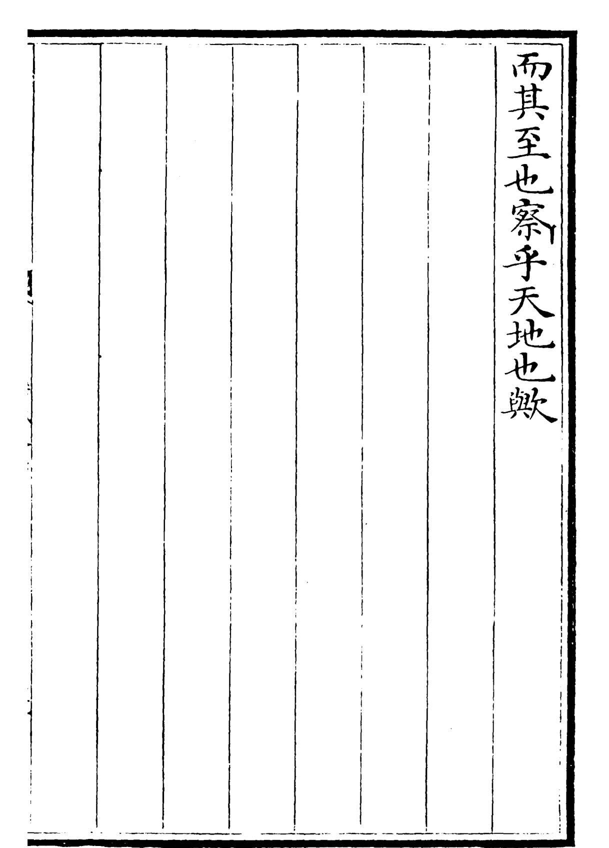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鋭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鋭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

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陵食於辟纑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

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茍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



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欒城後集卷六

樂城後集卷七

宋 蘇轍 撰

歴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

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予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輙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

堯之世洚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徳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

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若夫五教有由興信有由立孔子曰為政以德將

欲爲堯舜者必有其德德之成也必基於學傅説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説其知此矣

周公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

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内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産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
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
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
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
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
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
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
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

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

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蔿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

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閒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

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

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争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争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

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竪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

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

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
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
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
其勢足以舉鄭而郤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
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
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
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
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

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

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

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内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

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

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

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

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寛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

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違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鋭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

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欒城後集卷七